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八洞天
卷五 正交情 假掘藏變成真掘藏 讓銀人代作償銀人

詩曰： 世人結交須黃金，黃金不多交不深。
縱令然諾暫相許，終是悠悠行路心。

此詩乃唐人張謂所作，是說世間朋友以利交者，往往利盡而交疏。如此說起來，朋友間只該講道論文，斷不該財帛相交了。不知朋友有通財之義，正在交財上見得朋友的真情。不分金，安見鮑叔牙；不分宅，安見邱成子；不指，安見魯子敬。

每嘆念天下有等朋友，平日講道論文，意氣相投，依稀陳、雷復生，王、賈再世；一到財帛交關，便只顧自己，不知朋友為何物，豈不可笑！然富與富交財不難，貧與貧交財不難，常貧的與常富的交財也不難。獨至富者有時貧，貧者有時富，先富後貧者未免責望舊交之報，先貧後富者未免失記舊交之恩，一個無時追悔有時差，一個飽時忘卻飢時苦，每至彼此交情，頓成吳越。

如今待在下說一個負舊交之人，又為新交所負，及至那負他的新交，又恰好替他報了舊交之德。這事出在明朝正統年間，浙江金華府蘭溪縣，有個窮漢，姓甄號奉桂，賣腐為業，貧苦異常。常言道：『若要富，牽水磨』。豆腐生理，也盡可過活，為何他偏這般貧苦？原來豆腐生理，先除後現，其業難微，也須本錢多，方轉換得來。甄奉桂卻因本錢短少，做了一日，倒歇了兩日。妻子伊氏，生下一男一女，衣長食闊，又不捨得賣與人家，所以弄得赤條條地。只租得一間屋住，倒欠了大半年租錢。虧得房主人馮員外憐他貧苦，不與他計較。又虧了對門一個好鄉鄰，姓盛名好仁，他開個柴米油酒店，兼賣香燭紙馬等雜貨，見奉桂口食不週，他店裡有的是柴米，時常除與奉桂，不即向他索價。奉桂十分感激，常對好仁道：『我的女兒阿壽，等她長大了，送來伏侍你家官。』又常許馮員外道：『我兒子阿福，等他長成，送與員外做個書童。』原來那馮員外叫做馮樂善，本係北京人，僑居蘭溪，是個極積德的長者。家中廣有資財，住著一所大屋，門前開個典鋪。

那典鋪隔壁又有一所大空屋，係是本城一個富戶劉厚藏的舊居，其子劉輝窮了，把來典與馮家。馮樂善自得此屋之後，常見裡面有鬼物出現，不敢居住，欲轉售與人，急切沒有個售主，所以空關在那裡。只把門前一間小屋，租與甄奉桂開腐店。

奉桂常戲對妻子道：『這大屋裡時常鬼出，莫非倒有財香在內？』

若肯容我到裡面住下，便好掘藏了。』伊氏道：『你休胡說。』

只這一間屋的租錢，也還欠著，怎想住裡面大屋？若要住時，除非先掘了藏，纔進去住得。』奉桂被妻子說了這幾句，也不復再提。

過了幾時，挨至臘月廿九夜，奉桂睡夢中見一人對他說道：『你即日就該掘藏，裡面大房子應該是你住了。』奉桂醒來，對妻子說知其夢。伊氏道：『你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說他怎的？明日是大年夜了，你看家家熱鬧，打點過年，偏我家過夜的東西也沒有。還要說這樣癡夢！』奉桂聽說，沈吟了半晌，忽然笑將起來道：『你休說我癡，我既得此夢，且借掘藏為名，騙幾錢銀子來過年也好！』伊氏道：『怎生騙得銀子？』奉桂道：『你莫管我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』次早，奉桂做完了豆腐，立在門首，望見對門盛好仁和一個夥計康三老在店裡發貨。奉桂捉個空走過去，低聲問道：『盛大官人，你店中紙馬裡邊可有藏神的麼？』好仁道：『財帛司就是藏神了，你為何問他？莫非那裡有什財香落在你眼裡，你要去掘藏麼？』奉桂扯謊道：『有是有些吉兆，只沒有錢來祭獻藏神。』好仁道：『你且許下心願，待掘了藏，完願便了。』奉桂道：『聞說人家掘藏，若不先祭藏神，就掘著也要走了的。』好仁道：『如必要祭，須索費三五錢銀子。』奉桂道：『便是沒討這三五錢銀子處。』

若得有人扶持我，挪借些兒，待得了彩，加倍還他。』好仁聽說，暗想道：『這人忽發此言，必非無因。我看鄉鄰面上，就借幾錢銀子與他。倘他真個得了手，卻不是好？』便對奉桂道：『我今借五錢銀子與你去祭藏神，待掘了藏，還我何如？』奉桂歡喜道：『若得如此，感激不荊倘得僥倖，加倍奉還。』

好仁即取銀五錢，付與奉桂收訖。奉桂回家對妻子笑道：『過年的東西，已騙在此了！』伊氏問知其故，便道：『你雖騙了銀子來，看你明年將什麼去還他。』奉桂道：『這不難。我只說沒有藏，掘了個空。盛大官是好人，決不與我計論。若還催討時，拚得在豆腐帳上退清便了。』伊氏道：『雖如此說，也須裝個當真要掘藏的模樣，他纔不疑惑。』奉桂依言，便真個去買了三牲，叫妻子安排起來。又到盛家店裡取了紙馬香燭，索性再除了些酒米之類。黃昏以後，將紙馬供在地上，排列三牲，點起香燭。又去盛家借了一把鋤頭，以裝掘藏的光景。正是：詐裝掘藏，扮來活像。

偏是假的，做盡模樣。

奉桂正在那裡裝模作樣，卻也是他時來運到，合該發財，恰好馮樂善的渾家李氏，因念奉桂是空屋門首住的小鄉鄰，差一個老嫗拿著一壺酒、幾碗魚肉並些節糕果子等物，送到奉桂家來。奉桂夫婦接了，千恩萬謝。那老嫗見他家裡這般做作，問起緣故。奉桂又扯謊道：『偶然在一個所在掘了些藏，今夜在此祭藏神，媽媽莫要聲張。』老嫗聽在肚裡，忙催他出了盤碗，急急地去了。少頃，奉桂正在門前燒化紙馬。只見那老嫗又提燈而來，說道：『我家老安人聞你掘了藏，特使我來問你：那掘的藏裡邊，可有元寶麼？』奉桂隨口笑應道：『我有我有。』

老嫗聽說，回身便走。奉桂關了門，正待和妻子吃夜膳，只聽得叩門之聲。開門看時，卻見那老嫗一手提著燈，一手捧著一個皮匣，走進門來，把皮匣放在桌上。奉桂問道：『這匣兒裡是什麼東西？』老嫗道：『這是我家老安人私房積下的紋銀，足重一百兩，但都是零碎的。今聞你掘得元寶，要問你換兩個。』

一頭說，一頭打開匣來看，卻是兩大包千零百碎的銀子。奉桂見了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道：『元寶是有幾個，只是我纔掘得，須要過了新正月初五日，燒了利市，方可取用。況這些散碎銀兩，今夜也估兌不及。你家老安人若相托，可放在此，待我明日估兌停當，到初六日把元寶送進何如？』老嫗道：『這也使得。待我回覆老安人去。』說罷，自進去了。奉桂歡天喜地，對妻子道：『今晚是個大節夜，忽然有這些銀子進門，也甚利市。且留它在此過了年，再作計較。』當晚無話。至次日，奉桂先往馮樂善家去拜了年，回到家中，便去匣內取紋銀一兩，用紅紙包好，走過盛好仁家來拜年，就把這銀子還他。

說道：『五錢是還昨日所借，五錢是找清一向所除的欠帳。』

好仁見了，只道他真個掘了藏，便道：『恭喜時運到了，昨夜所得幾何？』奉桂又扯謊道：『托賴福庇，也將就看得過。』

說罷，即作別而歸，伊氏道：『盛家的銀子便還了，只看你初六日把什法兒回覆馮老安人。』奉桂笑道：『你不要忙，我已算計下了。難得這些銀子到我手裡，也是我一場際遇。我今索性再在其中取了九兩，明日只還她九十兩，拚得寫個十兩的借票與她。那馮老安人也是忠厚的，決不怪我。我向因本錢少，故生意淡薄，若得這九兩銀子做本錢，便可釀些白酒，養些小豬，巴得生意茂盛。那時算還她本利，有何不可？』兩個計議已定。至初二日，安排些酒食，請馮家管房的大叔馮義來一坐，又往盛家請他的夥計康三老來同飲。那康三老本是盛家的老親，好仁用他在店裡相幫，此老性極好酒，見奉桂請他，便走過來與馮義一齊坐地，直飲至酩酊方散。

次早，奉桂正待把些銀子到盛家店裡去糶糯米，只見盛好仁親自來答拜，說道：『昨日康舍親倒來相擾了，今日我也備得一杯水酒，屈足下一敘。』奉桂道：『昨日因簡褻，不敢屈辱大官人。今日怎好反來打擾？』好仁道：『鄉鄰間怎說客話，今日不但吃酒，還有話要說哩。』奉桂只道因他昨日請了康三老，為此答席，不好過卻。到了午間，康三老又來相邀。奉桂便同至盛家堂上，見酒餚已排列齊整，並無別客，只請他一個。

奉桂謙讓再三，然後坐了。三人對飲，酒過數巡，好仁開言道：『今日屈足下來，實有一事相托。』奉桂道：『大官人有何吩

附？」好仁道：『我有個敝友卜完脚，常往北京為商，三年前曾問我借白銀二百兩，不想至今不見回來。有人傳說他在京中得業，歸期未定。我擔擱不起這宗銀子，意欲親往京中取討，奈家下乏人看管，小兒既在學堂讀書，康舍親又年老了，為此放心不下，難以脫身。今足下既交了財運，這豆腐生理不是你做的了，敢煩你在我店中看看。我還積蓄得紋銀三百兩，要置些雜貨在本地發賣，足下正當交運之時，置貨自然得價，也煩你替我營運。若蒙允諾，我過了正月十五日，便要起身赴京，待回家時算結賬目，定當重重奉酬。』奉桂聽說，喜出望外，滿口應承道：『向蒙大官人周濟之恩，今日自當效勞。』好仁歡喜，再勸奉桂飲了幾杯。席終後，即將店中帳簿並三百兩銀子都取出來，付奉桂收明。奉桂接那銀子來看時，恰好是六個大元寶，一發欣喜無限。暗想道：『難得這元寶來得湊巧，就好借他來還馮老安人了。』當下交明帳目，收了銀子，作別歸家。與伊氏說知其事，大家歡喜。正是：絕處逢生，無中忽有。只騙幾錢銀過年，頓然一百兩應口，只求十兩銀作本，更遇三百金湊手。真個時運到來，不怕機緣不偶。至初六日，馮家老嫗來討回音，奉桂便將兩個元寶交與送進。李氏大喜，遂將奉桂掘藏的話對丈夫說了。馮樂善沈吟一回，便吩咐家人馮義，叫他對奉桂說：『你今手中既有了銀子，這一間屋不是你住的。我這所大空房一向沒售主，你如今得了罷。我當初原典價五百兩，今只要典三百兩，先交二百兩，其餘等進房後找足何如？』馮義傳著主人之命，來對奉桂說知。

奉桂此時也虧他膽大，竟慨然應允，約定正月二十日成交。過了十五日，盛好仁已起身赴京去了。至二十日，奉桂竟把剩下這四個元寶作了屋價，與馮家立契，作中就央康三老。奉桂在康三老面前，只說元寶大錠，不便置買雜貨，我今使了去，另換小錠兒來用。康三老聽信不疑。奉桂是日成交，即於是夜進屋。

真是機緣湊巧，合該發跡。那夜黃昏時分，後廳庭內忽現出一個白盔白甲的神人，向牆下鑽入。奉桂見了，便與伊氏商議。至次夜，真個祭了藏神，掘將起來。掘不多幾尺，早掘著了三壇銀子，約有五千餘金。原來這銀子本是昔年劉厚藏私埋下的。他見兒子劉輝不會作家，故不對他說，到得臨終時說話不出，只顧把手向地下亂指。劉輝不解其意，不曾掘得，哪知今日倒富了別人。正是：積囊錙銖滿？頭，不知費盡幾多謀。

馬牛不為兒孫做，卻為他人作馬牛。

奉桂弄假成真，應夢大吉。過一兩日，便找清了典房價一百兩，又將銀置賣家夥，無所不備。一樣衣溫食美，驅奴使婢。

每月只到盛好仁店裡點看一兩次。自己門前開起一個典鋪，家中又堆塌些雜貨，好不興頭。一時人都改口叫他做『甄員外』，都說甄員外在新屋裡又掘了藏。這話傳入原主劉輝耳內，他想：『這銀子明明是我父親所藏，如何倒造化了此人？』心中怏怏，便來對馮樂善說道：『在下向年所典房屋，原價八百金，今只典得老丈五百兩，尚少三百兩之數。一向聞得空關在那裡，故不好來說，今既有了售主，該將這三百兩找完了。』馮樂善道：『舍下轉典與甄家，價正三百金，原典價尚虧二百兩，哪裡又要加絕？足下此言，須去對甄家說。』便喚家人馮義引劉輝到甄家。奉桂出迎，與劉輝敘禮而坐，馮義立在一邊。劉輝備言欲找絕房價之意。奉桂道：『兄與舍下不是對手交易。舍下典這屋未及半年，豈有就加絕之理！』劉輝道：『老丈雖只典得半年，舍下典與馮家已多時了。常言：「得業者虧」，況聞老丈在這屋中甚是發財，今日就找清原價亦不為過。』奉桂道：『兄言差矣！凡事要通個理，管什發財不發財。』劉輝未及回言，馮義在旁見奉桂大模大樣，只與劉輝坐談，全不睬著他，甚不似前日在豆腐店裡與他對坐吃酒的光景了，心懷不平，便插口道：『我家主人原典價尚虧二百兩，今日宅上且把這項銀子找出，待我家應付劉宅何如？』奉桂道：『就是這二百兩，也須待三年後方可找足，目下還早哩！』劉輝再要說時，馮義把眼看著劉輝說道：『今日既講不來，劉官人且請回，另作計議罷。』劉輝使起身作別。奉桂送至門首，把手一拱，冷笑一聲，踱進去了。正是：銀會說話，錢會擺渡。

財主身分，十分做作。

馮義心恨奉桂，遂攬掇劉輝告狀。劉輝原是個軟耳朵的，便將霸產坑資事，告在縣裡，干證便是馮義。奉桂聞知，隨即請幾個訟師來商議。你道這些訟師豈是肯勸人息訟的？都說：『員外將來正要置買田房，若都是這般告加絕起來，怎生管業？』

今日第一場官司，須打出個樣子，務要勝他。但縣公處必得個要緊分上去致意他更好！奉桂從其言，訪得本城一個鄉紳卻待征是知縣的房師。那卻待征曾為兵部職方司主事，因貪被劾，閑住在家。有閑漢段玉橋，在他家往來極熟。奉桂便將銀百兩，央玉橋送與待征，求他寫書致意知縣。待徵收了銀子，說道：『我雖出了書帖，縣公處原須週到。』奉桂依命，又將五十金托入送與知縣。那邊劉輝也央人到知縣處打話，若斷得五百兩，情願將百金相送。誰知縣的不若現的，況奉桂又多了個分上，到對簿時，知縣竟把劉輝叱喝起來道：『甄家典屋未及半年，你又非對手交易，如何便告他！』劉輝道：『小人是原主。產動歸原，理合將原價找付。況此屋是小人祖產，他在裡邊掘了藏，多管是小人父親所藏之物。』知縣喝道：『胡說！掘藏有何對證？縱使他掘了藏，與你何干？既是你父親所藏之物，你棄屋之前，何不自己掘了去？這明是覬覦他股富，希圖詐他？』

劉輝見知縣詞色不善，不敢再辨。知縣又把甄奉桂的訴狀來看，見內中告著馮義指唆，便喚馮義上來，罵道：『我曉得都是你這奴才唆訟！』遂撥下兩根籤喝打，馮義再三求告，方纔饒了。

看官聽說：大約訟事有錢則勝，無錢則敗。昔人有一首詠半文錢的詩說得好：半輪明月掩塵埃。依稀猶見開元字。

遙想清光未破時，買盡人間不平事。

奉桂訟事勝了，揚揚得意。誰想知縣聞了掘藏之說，動了欲心，要請益起來，不肯便出審單。奉桂又送了五十兩，審單纔出。卻待征也托段玉橋來請益，奉桂只得又補送了百金。兩處算來有三百兩之數，雜項使費在外。奉桂若肯把這些銀子加在屋上，落得做了好人，銀子又不曾落空。哪知財主們偏不是這樣算計，寧可鬥氣使閑錢，不肯省費幹好事。當下劉輝因訟事輸了，倒來埋怨馮樂善道：『都是你家人專使騙我告狀，弄得不得憐不俐，我和你是對手交易，你該把原價三百金找付我。待三年後，你自向甄家取價便了。』馮樂善是個好人，吃他央逼不過，只得把三百兩銀子應付劉輝去了。正是：得業偏為刻薄事，棄房反做吃虧人。

奉桂自此之後，想道：『擁財者必須藉勢。我若扳個鄉紳做了親戚，自然沒人欺負了。』因對段玉橋說，要與卻待征聯頭姻事。玉橋得了這話，忙報知待征。原來待征只有一子，已娶過媳婦，更沒幼子幼女了。卻貪著奉桂資財，便私與夫人鬱氏商量：『只說有個小姐在家，等他送聘後，慢慢過繼個女兒抵當他，有何不可？』計議定了。便把這話囑咐段玉橋，叫他不可泄漏。玉橋怎敢不依，即如命回覆奉桂，擇吉行禮。正是：未及以假代真，先自將無作有。

如此脫空做法，險矣媒人之口。

不惟不論真假，亦可不問有無。

如此趨炎附熱，哀哉勢利之夫！

奉桂選了吉日，先往卻家拜門。待征託病不出。次日，只把個名帖托段玉橋來致意。到行聘之日，奉桂送財禮銀四百兩，其餘簪釵綢緞等物俱極豐盛。卻家迴盤不過意而已矣。聯姻以後，奉桂心上必要卻鄉宦到門一次，以為光榮，與段玉橋商議設席請他。先於幾日前下了個空頭請帖，候他揀定了一日，然後備著極盛的酒席，叫了上好的梨園，遍請鄰里親族做陪客。

只有馮樂善託故不到，其餘眾陪客都坐在堂中等候。看看等了一個更次，並不見卻鄉宦來，奉桂連遣人邀了幾次，只見段玉橋來回覆道：『卻老先生因適間到了個討京債的，立等要二百金還他，一時措處不出，心中煩悶，懶得赴席了。特托我來致意。』奉桂聽罷，便扯玉橋過一邊，附耳低言道：『今日我廣招眾客，專候卻親翁到來，若不來時，可不羞死了我。他若只為二百兩銀子，何必煩悶，待我借與他就是。』玉橋道：『若有了二百兩時，我包管請他來便了。』奉桂連忙取出銀子，付與玉橋悄然袖去，又叮囑一定要請他到來，替我爭些體面。玉橋應諾而去。又等了半晌，方纔聽得門前熱鬧，傳呼『卻老爺到了！』奉桂迎著，十分恭謹，先在茶廳上交拜了，隨喚兒子出來拜見岳翁。此時甄阿福已稱小大官人，打扮得十分齊整，出來拜了待征四拜。然後請至大廳上與眾親友相見。玉橋指著眾親友，對待征道：『列位在此候久了。老先生不消逐位行禮，竟總揖了，就請坐席罷。』待征便立在上局作了一揖。奉桂定他首席坐下，其餘依次而坐。

演起戲來，直飲至天明方散。次日，奉桂又送席敬二十四兩。待征只將色緞二端、金簪一隻，送與女婿作見面之禮。奉桂見待征恁般做作，正想把女兒阿壽也扳個鄉紳，敵住卻家，不想此女沒福，患病死了。奉桂只得專倚著卻家行動，凡置買田房，都把卻衙出名，討租米也用卻衙的租由，收房錢也用卻衙的告示。

待征見他產業置得多了，卻揀幾處好的竟自管業，說道：『我權替你掌管，等女婿長大，交付與他。』奉桂怎敢違拗，只得拱手奉之。正是：假掘藏弄假成真，虛會租變虛作實。

賣菜傭強附絲羅，欺心漢人過盜賊。

奉桂雖被卻家取了些產業去，卻正當時運亨通之際，生息既多，家道日豐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已是三年。馮樂善要來討這五百兩房價了，奉桂只肯找還原典價二百兩，其應付劉家的三百兩竟不肯認。

馮樂善使人往復再三，奉桂只將卻鄉宦裝頭，說道：『此屋已轉售與部卻舍親，你若要加絕，須向卻衙講。』馮樂善真個寫了名帖，去上復卻待征，想不到門幾次，不得一見，樂善忿了口氣，說道：『他倚著鄉紳親戚來欺負我，難道我就沒有個做官的親戚麼？』原來馮樂善有個妻兄李效忠，現為京衙千戶。

樂善正欲遣人到京，求李效忠寫書致意卻待征，討這項銀子。

誰想『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』。忽一夜，因家中丫鬟不小心失誤了火，延燒起來。眾人從睡夢中驚醒，是夜風勢又急，火趁風威，撲救不及，大家只逃得性命。從來失火比失盜更利害，然卻是人不小，不幹火事。有一篇《火德頌》為證：火本無我，因物而生。物若滅時，火亦何存。祝融非怒，回祿非瞋。人之不慎，豈火不仁！苟其慎之，曲突徙薪。火烈民畏，鮮死是稱。用為烹飪，火德利民。庭燎照夜，非火不明。

洪爐驅寒，非火不溫。燧人之功，功垂古今！

卻把盛好仁家亦被燒在內。只有甄奉桂家，虧得救火人多，鬆塌了一帶房屋，不曾燒著，次日火熄後，被燒之家，各認著自己屋基，尋覓燒剩的東西。馮家有個藏金銀的庫樓，不合倒在甄家地基上，馮家要來尋覓時，奉桂令人守著，不許尋覓。馮樂善與他爭論不過，只得忍氣吞聲，自家瓦礫場中只尋得些銅錫等物，其餘一無所有。縣中又差人出來捉拿火頭，典鋪燒了，那些贖當的又來討賠，馮樂善沒奈何，把家中幾個丫鬟都賣了，還不夠用，只得把這屋基來賣。奉桂又將卻衙出名，用賤價買了。樂善把賣下的銀子都用盡了，奴僕盡皆散去，只剩得夫妻二口，並一個十三歲的女兒小桃，一個九歲的兒子延哥，共只四人。他本是北京籍貫，並沒親戚在蘭溪，一時無可投奔。虧得一個媒媪許婆，常時在他家走動的，因看不過，留他到家中住了。馮樂善與妻子計議，要到北京投奔李效忠，爭奈身邊並無盤費。許婆聽說，便道：『此時哪裡去措處盤費。我倒有個計較在此，只怕員外安人不肯。』樂善道：『有何計較？』許婆道：『本城有個姓過的寡婦，慣收買人家十二三歲的女兒，養得好，把來嫁與過往鄉紳或本處大戶做偏房外宅。員外若肯把這位小娘權寄養在她家，倒可取得幾十兩銀子做盤費，她要嫁與人時，也須等到十五六歲。員外若到京中見了李爺，弄得些銀兩，只在一兩年內便回來取贖了去，有何不可？』樂善夫婦聽罷，本是捨不得女兒，尋思無計可施，只得權從此策，便教許婆去約那過寡婦來看。過寡婦一見小桃十分中意，願出銀四十兩，即日交了銀子，便要領去。樂善夫婦抱著小桃，痛哭一常臨別時，小桃叮囑爹娘：『見了舅舅之後，千萬就來贖我。』樂善夫婦含淚允諾。正是：忍把明珠掌上離，只因資釜客中虛。

可憐幼女從今後，望斷燕京一紙書。

話分兩頭。不說馮樂善夫婦有了銀子，自和幼兒延哥往北京投奔李效忠去了。且說小桃到了過寡婦家，不上一月，就有個好機會來。也是她的造化，原來此時卻待征已起身赴京謀官復職，臨行時吩咐夫人鬱氏，叫她差人密訪小人家女兒，有充得過小姐的，過繼她來抵當甄家這頭姻事。夫人領諾，密差家人在外尋訪，奈急切沒有中意的。卻家有個養娘，向與過寡婦相熟。一日偶至過家，見了小桃，十分贊嘆，回來報與夫人知道。夫人即命肩輿抬小桃到家來看，果然姿容秀美，舉止端莊，居然大家體段，又且知書認字，心中大喜。問知原價四十金，即加上十兩，用五十金討了。認為義女，命家中人都呼為小姐，正是：今日得君提提起，免教人在污泥中。

不說小桃自在卻家為義女，且說盛好仁家自對門失火之夜，延燒過來，店中柴油紙馬，都是引火的東西，把房屋燒得乾乾淨淨。盛好仁又不在家，其妻張氏並兒子俊哥，及康三老和一個丫鬟、一個養娘共五口，沒處安身。甄奉桂便把自己房屋出空兩間，與他們住了，又送些柴米衣服與他。一面喚匠工把自己扒堆的房屋，並所買馮家的地基一齊蓋造起來，連盛家的地基也替他蓋造。奉桂有了銀子，磚瓦木石，咄嗟而辦，不夠兩月，都造得齊整，仍請盛家一行人到所造新屋里居祝張氏甚是感激，只道奉桂待馮家刻薄，待我家卻這等用情。不想過了一日，奉桂袖著一篇帳目，來與康三老算帳。康三老接那帳目看時，卻是銷算前番所付三百兩銀子。上面逐項開著，只算得一分起息，每年透支銀若干，又造屋費去銀若干，連前日在他家裡暫住這兩月的盤費也都算在內，把這三百兩本銀差不多算完了，只餘得十來兩在奉桂處。康三老道：『當初盛舍親相托之意，本欲仰仗大力，多生些利息。若只一分起利，太覺少些！』

奉桂變色道：『一向令親把這銀冷擱在家，莫說一分利息，就是半分利息也沒處討。在下一時應承了去，所置貨物，不甚得價，只這一分利息我還有賠補在內。』康三老道：『聞老丈財運亨通，每置貨物，無不得利，怎說這沒利息的話。』奉桂道：『說也不信，偏是令親的銀子去置貨，便不得利。我今也有置貨脫貨的細帳在此！』說罷，又向袖中摸出一篇帳來。康三老接來看時，也逐項開著，果然利息甚微，有時比本錢倒欠些。看官聽說：難道偏是盛好仁這般時運不濟？大約置貨的，東長西折，有幾件得價，自然也有一兩件不得價，若通共算來，利息原多。

今奉桂將得價的都劃在自己名下，把不得價的都留在他人名下。康三老明曉得他是欺心帳目，因盛好仁又不在家，與他爭論不得，只得勉強答應道：『老丈帳目，自然不差。但目下回祿之後，店中沒銀買貨。乞念舊日交情，轉移百來兩銀子做本錢，待舍親回來，自當加利奉還。』奉桂道：『極該從命，奈正當造屋多費之後，哪裡兌得出銀子？若必要借，除非你把這新屋寫個抵契，待我向舍親處轉借與你何如？』說罷，便起身作別去了。

康三老把上項話細述與張氏聽。張氏方知奉桂不是好人，當初丈夫誤信了他。大凡銀子到了他人手中，便是他人做主，算不得自己的了。所以施恩與人、借物與人的，只算棄捨與他纔好，若要取價責報起來，往往把前日好情反成嫌隙。有一篇古風為證：長者施恩莫責報，施恩責報是危道。昔年漂母教淮陰，微詞含意良甚深。盡如一飯千金答，減項與劉報怎嫌？所報未盈我所期，恃功缺望生嫌疑。嫌疑彼此難弭，遂令殺機自此起！

可憐竹帛動皇皇，猶然烏盡嗚弓藏。何況解推行小惠，輒望受者銘五內？望而後應已傷情，望而不應仇怨成。思至成仇恩何益，不唯無益反自賊。富因好施常至貧，拯貧如我曾無人。損己利人我自我，以我律人則不可。先富後貧施漸枯，有始無終罪我多。求不見罪已大幸，奈何欲皮相答贈。世情涼薄今古同，願將德色歸虛空！

當下張氏沒奈何，只得依著奉桂言語，叫康三老把住居的屋寫了空頭抵契去抵銀。奉桂卻把銀九十兩作一百兩，只說是卻衙的，契上竟寫抵到卻衙，要三分起息算，說是卻衙放債的規矩。

康三老只得一一如命。張氏把這項銀子，取些來置買了動用家夥並衣服之類，去了十數金。其餘都付康三老置貨，在店中發賣。哪知生意不比前番興旺。前番奉桂還來替他照管，今算清了本利之後，更不相顧，恁康三老自去主張。三老年高好酒，生意裡邊放緩了些，將本錢漸漸消折。奉桂又每月使卻家的大叔來討利銀，三老支持不來，欠了幾個月利錢。奉桂便教卻家退還抵契，索要本銀；若沒本銀清還，便要管業這屋。三老沒法支吾，張氏與三老商議道：『我丈夫只道這三百兩銀子在家盤利，付託得人，放心出去，今已三年，還回家。或者倒與卜完卿在京中買賣得利，所以不歸。我今沒有銀子還卻家，不如棄了這房屋，到京中去尋取丈夫罷。』三老道：『也說得是。』便將抵契換了典契，要卻家找價。奉桂又把所欠幾個月利錢，利上加利的一算，竟沒得找

了。只叫卻家的人來催趕出屋。張氏只得叫康三老將店中所剩貨物並粗重家夥都變賣了，連那個丫鬟也賣來湊做盤費，打發了養娘去，只與康三老並兒子俊哥三個人買舟赴京。誰想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舟至新莊閘地方，然遇大風，把船打翻，人皆落水。虧得一隻漁船上，把張氏並康三老撈救起來。三老已溺死，只留得張氏性命，俊哥卻不知流向哪裡，連屍首也撈不著了。正是：前番已遭火災，今日又受水累。

不是旅人號啕，卻是水火既濟。

張氏行囊盡漂沒，孩兒又不見了，悲啼痛哭，欲投河而死。

漁船上人再三勸住，送她到沿河一個尼庵裡暫歇。那尼庵叫做寶月庵，庵中只有三四個女尼，庵主老尼憐張氏是個異鄉落難的婦人，收留她住下。康三老屍首，自有地方上買棺燒化。

你道那俊哥的屍首何處去了？原來他不曾死，抱著一塊船板，順流滾去一里有餘。滾至一隻大船邊，船上人見了，發起喊來，船裡官人聽得，忙叫眾人打撈起來。那官人不是別人，就是卻待征。你道卻待征在京中謀復官職，為何又到此？原來那年是景泰三年，朝中禮部尚書王文是待征舊交，為此特地赴京，欲仗其力，營謀起用。不想此時少保於謙當國，昔日待征罷官，原係於少保為御史時劾他的，王文礙著於少保，不好用情。待征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，歸舟遇風，停泊在此。當下撈著俊哥，聽他聲口是同鄉人，又見他眉清目秀，便把乾衣服與他換了。問其姓名，並被溺之故，俊哥將父親出外，家中遇火，奉桂負托，卻家逼債，以致棄家尋親，中途被溺，母子失散的事，細細述了。待征聽罷，暗想道：『原來甄奉桂倚著我的勢，在外恁般胡行。我今回去與他計較則個。』因對俊哥道：『我就是卻鄉宦，甄奉桂是我親家。放債之事，我並不知，明日到家，與你查問便了。』俊哥含淚稱謝。待征問道：『你今年幾歲了？』俊哥道：『十四歲。』待征又問：『曾讀書麼？』俊哥道：『經書都已讀完，今學做開講了。』待征道：『既如此，我今出個題目，你做個破題我看。』便將溺水為題，出題云：『今天下溺矣。』俊哥隨口念道：『以其時考之滔滔者，天下是也。』待征聽了，大加稱賞，想道：『自家的公子一竅不通，不能入泮，只納得個民監。難得這孩子倒恁般聰慧。』便把俊哥認為義兒，叫他拜自己為義父。

俊哥十分感激，只是思念自己父母，時常吞聲飲泣。待征就在舟中教他開筆作文。俊哥姿性穎悟，聽待征指教，便點頭會意，連做幾篇文章，都中待征之意，待征一發愛他。帶到家中，叫他拜夫人為義母，備言其聰慧異常，他年必成大器。夫人也引馮小桃來拜見了待征，說知就裡。待征大喜，又說起甄奉桂藉勢欺人之事。夫人道：『馮小桃也對我說，她家也受了甄奉桂的累。』待征道：『奉桂如此欺人，不可不警戒他一番！』

夫人道：『聞說他近日在家裡患病哩。』正說間，家人來報：甄奉桂患病死了。你道奉桂做財主不多年，為何就死了？原來他患了背疽，此乃五臟之毒，為多食厚味所致；二來也是他忘恩背義，壞了心肝五臟，故得此忌癩。

不想誤信醫士之言，恐毒氣攻心，先要把補藥托一托，遂多吃了人參，發腸而殞。看官聽說：他若不曾掘藏，到底做豆腐，哪裡有厚味吃，不到得生此癩。縱然生此癩，哪裡吃得起人參，也不到得為醫士所誤。況不曾發財時，良心未泯，也不到得忘恩背義，為天理所不容。這等看起來，倒是掘藏誤了他了。正是：背恩背德，致生背疾。

背人太甚，背世倏忽。

奉桂既死，待征替他主持喪事。一候七終，便將甄阿福收拾來家，凡甄家所遺資產，盡數收管了去，以當甄阿福目下延師讀書，並將來畢姻之費。只多少劃些供膳銀兩，並薄田數十頃，付與伊氏盤纏。伊氏念丈夫既死，兒子又不在身邊了，家產又被卻家白佔了去，悲憤成疾，不夠半年，也嗚呼尚饗。卻待征也替她治了幾日喪，將他夫婦二柩買地殯葬訖，便連住居的房屋一發收管了。

是年甄阿福已十四歲，與盛家俊哥同庚，待征請個先生，教他兩個讀書，就將乳名做了學名。一個叫做甄福，一個叫做盛俊，那甄福資性頑鈍，又一向在家疏散慣了，哪裡肯就學。

先生見他這般不長進，鑽在他肚裡不得。每遇主翁來討學生文字看，盛俊的真筆便看得，甄福卻沒有真筆可看。先生恐主翁嗔怪，只得替他改削了些，勉強支吾過去。光陰迅速，不覺二年有餘。甄福服制已滿，免不得要出去考童生了。待征只道他黑得卷子的，教他姓了卻，叫做卻甄福，與盛俊一同赴考。府縣二案，盛俊都取在十名內，卻是真纔。甄福虧了待征的薦書，認做嫡男，也僥倖取了。待征隨又寫書特致學臺，求他作養。

那學臺姓名官，為人清正，一應薦牘，俱不肯收。待征的書，竟投不進。到臨考時，甄福勉強入場，指望做個傳遞法兒，倩人代筆。奈學臺考規甚嚴，弄不得手腳，坐在場中一個字也做不出。到酉牌時分，卷子被撤了上去。學臺把那些撤上來的卷，逐一檢視，看到甄福的卷子，你道怎生模樣？但見：薛鼓少文，白花缺字。琴以希聲為貴，棋以不著為高。

《論語》每多門人之句，恐破題裡聖人兩字便要差池；《中庸》不皆孔子之言，怕開講上夫子以為寫來出醜。《大學》『詩云』，知他是『風』是『雅』；《孟子》『王曰』，失記為齊為梁。尋思無計可施，只得半毫不染。想當窮處，『子曰』如何如何之何；解到空時，『佛雲』不可說不可說。好似空參妙理，悟不在字句之中；或嫌落紙成塵，意自存翰墨之表。伏羲以前之《易象》畫自何來；獲麟以後之《春秋》筆從此絕。

真個點也不曾加，還他屁也沒得放。

學臺看了大怒，喝罵甄福道：『你既一字做不出，卻敢到本道這裡來混帳，殊為可惡！』叫一聲皂隸：『打』眾皂隸齊聲吆喝起來，嚇得甄福魂飛魄散。虧得旁邊一個教官，跪過來稟道：『此童乃兵部主事卻老先生的令郎，念他年紀尚小，乞老大人寬恕。』宗師聽說，打便饒了。怒氣未息，指著甄福罵道：『你父親既是鄉紳，如何生你這不肖！我曉得你平日必然騙著父親，你父親只道你做得出文字，故叫你來考。我今把這白卷送與你父親看去。』說罷，便差人押著甄福，把原卷封了，並一個名帖送到卻待征處。一時哄動了蘭溪合縣的人，都道豆腐的兒子，只該叫他在豆腐缸邊玩耍，如何卻鄉宦把他認為己子，叫他進起考場來？有好事的便做他幾句口號道：墨水不比豆腐汁，磨來磨去磨不出；卷子不比豆腐帳，寫來寫去寫不上；硯池不比豆腐匣，手忙腳亂難了結；考場不比豆腐店，驚心駭膽不曾見。

卻待征見了這白卷，氣得發昏章第十一，責罵甄福『削我體面』，連先生也被發作了幾句。先生便把甄福責了幾板，封鎖在他書房裡，嚴加督課。不上半月，甄福捉個空，竟私自掇開了門，不知逃向哪裡去了。待征使人各處尋訪，再尋不見，只得嘆口氣罷了。正是：欺心之父，不肖之子。

天道昭昭，從來如此。

又過了半月，學臺發案，盛俊取了第一名入泮，准儒士科舉應試。待征十分歡喜，與夫人商議道：『我叫他為子，到底他姓盛，我姓卻，不如招他為婿，倒覺親切。今甄家這不肖子既沒尋處，我欲把馮小桃配與盛濬夫人以為何如？』夫人道：『我看小桃這等才貌，原不是甄福的對頭。縱便甄福不逃走，我也要再尋一個配她。相公所言正合我意。』計議已定，待征就煩先生為媒，擇個吉日，要與他兩個成婚。盛俊對先生說：『要等鄉試過了，然後畢姻。』待征一發喜他有志氣，欣然依允。到得秋闈三場畢後，放榜之時，盛俊中了第五名鄉魁。卻家親友都來慶賀。盛俊趕過鹿鳴宴，待征即擇吉日與他完婚。

正是：

蟾宮方折桂，正好配嫦娥。

大登科之後，又遇小登科。

是年盛俊與馮小桃大家都是十七歲，花燭之後，夫妻恩愛，自不必說。只是喜中有苦，各訴自己心事。盛俊方知小桃是馮氏之女，不是卻待征所生。小桃道：『我自十三歲時，先到過寡婦家，爹媽原約一兩年內便來取我，誰想一去五年，並無音耗。幸得這

裡恩父恩母收養，今日得配君子。若非這一番移花接木，可不誤了我終身大事。正不知我爹娘怎地便放心得下，一定路途有阻，或在京中又遭坎坷，真個生死各天，存亡難料。」

說罷，淚如雨下。盛俊也拭淚道：『你的尊人還是生離，我的尊人怕成死別。我當初舟中遇風，與母親一同被溺。我便虧這裡恩父救了，正不知母親存亡若何？每一念及，寸心如割。今幸得叨鄉薦，正好借會試為由，到京尋訪父母，就便訪你兩尊人消息。』小桃聽說，便巴不得丈夫連夜赴京。有一支《玉花肚》的曲兒為證：謂他人父，一般般思家淚多。喜同心配有文鸞，痛各天愧彼慈烏。兒今得便赴皇都，女亦尋親囑丈夫。

盛俊一心要去尋親，纔滿了月，即起身赴京，兼程趨路。

來到向日覆舟之處，泊住了船，訪問母親消息。那些過往的船上，那裡曉得三年以前之事。盛俊又令人沿途訪問，並無消耗。

一日，自到岸上東尋西訪，恰好步到那寶月庵前，只見一個老媽媽在河邊淘了米，手拿著米籬，竟走入庵中。盛俊一眼望去，依稀好像母親模樣，便隨後追將入去。不見了老媽媽，卻見個老尼出來迎住，問道：『相公何來？』盛俊且不回她的話，只說道：『方纔那老媽媽哪裡去了？你只喚她出來，我有話要問她。』老尼道：『她不是這裡人，是蘭溪來的。三年前覆舟被難，故本庵收留在此。相公要問她怎麼？』盛俊聽說，忙問道：『她姓什麼？』老尼道：『她說丈夫姓盛，本身姓張。』盛俊跌足大叫道：『這等說，正是我母親了！快請來相見。』老尼聽說，連忙跪進去引那老媽媽出來。盛俊一見母親，抱住大哭。

張氏定睛細看了半晌，也哭起來。說道：『我只道你死了，一向哭得兩眼昏花。你若不說，就走到我面前，也不認得了。不想你今日這般長成。一向在何處？今為何到此？』盛俊拜罷，立起身來，將上項事一一說明。張氏滿心歡喜，以手加額。尼姑們在旁聽了，方知盛俊是上京會試的新科舉人，加意慇懃款待。張氏也訴說前事。盛俊稱謝老尼收留之德，便叫從人取些銀兩來謝老尼。即日迎請張氏下船，同往京師尋父。正是：從前拆散風波惡，今日團圓天眼開。

盛俊與母親同至京師，尋寓所歇下了，便使人在京城裡各處訪問父親盛好仁消息。只見家人引著一個人來回覆道：『此人就是卜完卿的舊僕。今完卿已死，他又投靠別家。若要知我家老相公的信，只問他便知。』盛俊便喚那人近前細問，那人道：『小人向隨舊主卜官人往土木口賣貨，禍遭兵變，家主被害。小人只逃得性命回來，投靠在本城一個大戶安身。五年前盛老相公來時，小人也曾見過。老相公見我主人已死，人財皆失，沒處討銀。欲待回鄉，又沒盤費。幸虧一個嘉興客人戴友泉，與老相公同省，念鄉里之情，他恰好也要回鄉，已同老相公一齊歸去了。』盛俊道：『既如此，為何我家老相公至今尚未回鄉？』那人道：『戴家人還有貨物在山東發貨，他一路回去，還要在山東討帳，或者老相公隨他在山東有些擔擱也未可知。』盛俊聽罷，心上略放寬了些。打發那人去了，又令人到李效忠處問馮樂善夫妻的下落。家人回報道：『李千戶自正統末年隨駕親征，在土木口遇害。他奶奶已先亡故，又無公子，更沒家眷在京。那馮員外的蹤跡並無人曉得。』盛俊聽了，也無可奈何，且只打點進場會試。三場已過，專候揭曉。

盛俊心中煩悶，跨著個驢兒出城閑行。走到一個古廟前，看門上二個舊金字，乃是『真武廟』。盛俊下驢入廟，在神前禮拜已畢，立起身來，見左邊壁上掛著一扇木板，板上寫著許多訣。盛俊便去神座上取下一副來，對神禱告。先求問父親的消息，卻得了個陽聖聖之，訣云：功名有成，謀望無差。

若問行人，信已到家。

盛俊見了，想道：『若說信已到家，莫非此時父親已到家中了？』再問馮家岳父母消息，卻得了三聖之。訣云：家門喜慶，人口團圓。

應不在遠，只在目前。

盛俊尋思道：『若說父親信已到家，或者有之。若說岳父母應在目前，此時一些信也沒有，目前卻應些什麼？』正在那裡躊躇猜想，只見一個老者從外面走入廟來，頭帶一頂破巾，身上衣衫也不甚齊整，走到神前納頭便拜，口裡唧唧噥噥不知道說些什麼，但依稀聽得出個『馮』字。盛俊心疑，定睛把那老者細看。盛俊幼時曾認得馮樂善，今看此老面龐有些相像，但形容略瘦了些，鬚鬢略白了些。盛俊等他拜畢，便拱手問道：『老丈可是姓馮？可是蘭溪人？』那老者驚訝道：『老漢正是姓馮，數年前也曾在蘭溪住過。足下何以知之？』盛俊聽說，忙上前施禮道：『岳父在上，小婿拜見。』慌得那老者連忙答禮道：『足下莫認錯了。天下少什同鄉同姓的！』盛俊道：『岳父臺號不是樂善嗎？』那老者道：『老漢果然是馮樂善，但哪裡有足下這一位女婿？』盛俊道：『岳父不認得盛家的俊哥了麼？盛好仁就是家父，如何忘記了？』樂善聽說，方仔細看著盛俊道：『足下十來歲時，老漢常常見過，如今這般長成了，叫我如何認得？正不知足下因什到此？那岳父之稱又從何而來？』盛俊遂把前事細述了一遍。

喜得樂善笑逐顏開，也把自己一向的行藏，說與盛俊知道。

正是：

人口團圓真不爽，目前一半？先靈。

原來馮樂善當日同了妻兒，投奔李效忠不著，進退兩難。

還虧他原是北京人，有個遠族馮允恭，看同宗面上，收留他三口兒在家裡。那馮允恭在前門外開個麵店，樂善幫他做買賣，只好餬口度日，哪裡有重到蘭溪的盤纏？又哪裡有取贖女兒的銀子？所以逗留在彼，一住五年。夫婦兩個時常想著女兒年已及笄，不知被那過寡婦送在什麼人家，好生煩惱。是日，樂善因替馮允恭出來討賒錢，偶在這廟前經過，故進來禱告一番，望神靈保，再得與女兒相見，不想正遇著了女婿。當下盛俊便隨他到馮允恭家裡，見了允恭，稱謝他厚情，請岳母出來拜見了，並見了小舅廷哥。是日即先請岳母到自己寓所，與母親同住，暫留樂善父子在允恭家中。等揭曉過了，看自己中與不中，另作歸計。過了幾日，春闈放榜，盛俊又高中了第七名會魁，殿試二甲。到得館選，又考中了庶吉士。

正待告假省親，不料又有一場擾事。是年正是天順元年，南宮復位，禮部尚書王文被石亨、徐有貞等誣他迎立外藩，置之重典，有人劾奏卻待征與王文一黨，奉旨：卻待征紐解來京，刑部問置，家產籍沒。盛俊聞知此信，吃了一驚，只得住在京師，替待征營謀打點。盛俊的會場大座師是內閣李賢，此時正當朝用事。盛俊去求他周旋，一面修書遣人星夜至蘭溪，致意本縣新任的知縣，只將卻待征住居的房屋入官，其餘田房產業只說已轉賣與盛家，都把盛家的告示去張掛。那新任知縣是盛俊同年，在年誼上著實用情。到得卻待征紐解來京，盛俊又替他在刑部打點，方得從寬問擬。至七月中，方奉聖旨：卻待微革職為民，永不敘用，家產給還。那時盛俊方纔安心，上本告假省親，聖旨准了。正待收拾起程，從山東一路而去，忽然家人到京來報喜信，說太老爺已於五月中到家了。盛俊大喜。

原來盛好仁隨了戴友泉到山東，不想山東客行裡負了戴友泉的銀子，討帳不清，爭鬧起來，以致涉訟。恰值店裡死了人，竟將假人命圖賴友泉，大家在山東各衙門告狀，打了這幾年官司。

盛好仁自己沒盤費，只得等他訟事結了，方纔一齊動身。至分路處，友泉自往嘉興，好仁自回蘭溪，此時正是五月中旬。好仁奔到自家門首，只見門面一新，前後左右的房屋都不是舊時光景，大門上用鎖鎖著。再看那些左鄰右舍，都是面生之人，更沒一個是舊時熟識，連那馮員外家也不見了。心裡好生驚疑，便走上前問一個鄰舍道：『向年這裡有個盛家，今在哪裡去了？』

那鄰舍也是新住在此的，不知就裡，指著對門一所新改門面的大屋說道：『這便是新遷來的盛翰林家。』好仁道：『什麼盛翰林？』那人道：『便是卻鄉宦的女婿，如今部鄉宦犯了事，他的家眷也借住在裡邊。』好仁道：『我問的是開柴米油酒店的盛家。』那人道：『這裡沒有什麼開店的盛家。』好仁又問道：『還有個姓甄的，向年也住在此，如今為何也不見了？』

那人道：『聞說這盛翰林住的屋，說是什麼甄家的舊居。想是那甄員外死了，賣與他家的。』好仁聽罷，一發不明白。正在猜疑，只見那對門大屋裡走出兩三個青衣人，手中拿著一張告示，竟向那邊關鎖的屋門首把告示黏貼起來，上寫道：翰林院盛示：照

得此房原係本宅舊居，向年暫典與處。今已用價取贖，仍歸本宅管業。該圖毋得混行開報。時示。

好仁看罷，呆了半晌，便扯住一個青衣人問道：『這屋如何被卻家管業了去？今又如何歸了你們老爺？』只見那青衣人睜著眼道：『你問他則什？你敢是要認著卻家房產，去報官麼？』

我家老爺已與本縣大爺說明瞭，你若去混報，倒要討打哩！』

好仁道：『你們說的是什麼話？我哪曉得什麼報官不報官。只是這所房屋，原係我的舊居，如何告示上卻說是你家老爺的舊居？又說向曾典與卻家，這是何故？』青衣人道：『一發好笑了。我家老爺的屋，你卻來冒認。我且問你姓什名誰？』好仁道：『我也姓盛，叫做盛好仁。五六年前出外去了，今日方歸，正不知此屋幾時改造的？我的家眷如何不住在裡面？』青衣人聽了，都吃一驚，慌忙一齊跪下叩頭道：『小的們不知是太老爺，方纔冒犯了，伏乞寬恕。』好仁忙扶住道：『你們不要認錯了，我不是什麼太老爺。我哪有什麼翰林兒子？』青衣人道：『原來太老爺還不曉得。』遂把上頭事細細稟明。好仁此時如夢初覺，真個喜出望外。青衣人便請好仁到對門大宅裡，報與夫人馮氏知道。小桃大喜，便出堂來拜見了公公。那時卻家住居已籍沒入官，所以小桃引著卻家眷屬，都遷到甄家舊屋裡暫祝當下小桃收拾幾間廳房，請好仁安歇。好仁遂修書遣人至京，報知兒子。盛俊看了書信，又問了來人備細，歡喜無限。

正是：

果然靈？答無差錯，真個行人已到家。

當下盛俊喚了兩隻大船，一隻船內請母親與岳母及小舅乘坐，一隻船內自己與卻待征、馮樂善乘坐。樂善見了待征，稱謝他將女兒收養婚配之德。因訴說往年甄奉桂倚仗貴戚，欺負窮交，攘取庫樓資財，勒索住房原價許多可笑之處。待征道：『這些話，不佞已略聞之於令愛，但此皆奉桂與小僮輩串通做下的勾當。就是令婿，亦深受其累。如今天教不佞收養兩家兒女，正代為奉桂補過耳。不佞今番歸去，當取奉桂名下之物，歸與兩家，還其故主。』盛俊道：『不肖夫婦俱蒙大人撫養，既為恩父，又為恩岳，與一家骨肉無異，何必如此較量！』待征道：『不佞近奉嚴旨，罪幾不測。今幸得無恙，皆賴你周旋之力，亦可謂相報之速矣！』盛俊遂巡遜謝。

不一日，待征到家。此時住房已奉旨給還，便將家眷仍舊遷歸。向來所佔甄家貲產，盡數分授與盛俊夫婦。盛俊便劃幾處產業與馮樂善，以當庫樓中所賴之物。又把馮家舊宅，並甄家住居的屋，仍欲歸還樂善，自己要遷到對門舊居中去。樂善見他舊居狹隘，遂把甄家的住房送與盛俊，以當女兒的嫁資。

自此馮家依舊做了財主，盛家比前更添光彩。至於好仁夫妻重會，小桃父母重逢，骨肉團圓，閤家喜慶，自不必說。正是：馮家財寶甄家取，甄氏田房卻氏封。

誰識今朝天有眼，卻還歸盛歸馮。

馮樂善前番失火之後，童僕皆散。今重複故業，這班人依舊都來了。老奴馮義亦仍舊來歸，又領一個兒子、一個媳婦也來叩頭投靠服役。樂善問道：『你一向沒兒子的，今日這對男婦從何而來？』馮義道：『這兒子是路上拾的。小人向隨劉官人出外做些買賣，偶見這孩子在沿途行乞，因此收他為兒，討了個媳婦。』樂善聽說，就收用了，也不在意裡。次日，恰好盛俊到馮家來，一見馮義的兒子，不覺吃驚。你道他是何人？

原來就是甄奉桂之子甄福。盛俊想著當初與他同堂讀書幾年，不料他今日流落至此，好生不忍，便對樂善說知，另撥幾間小屋與他夫婦住下，免其服役。可憐甄奉桂枉自欺心，卻遺下這個賤骨頭的兒子，這般出醜。當初曾將他許與馮員外做書童，今日果然應了口了。又曾將女兒阿壽許與盛俊，今女兒雖死，那馮小桃原係抵當他兒子婚姻的，今配了盛俊，分明把個媳婦送與他了。正是：向後欺心枉使去，從前誓願應還來。

盛俊欽假期已滿，將欲起身赴京，因念當時甄家掘藏，原在劉家屋內掘的，今聞劉輝收心做生理，不比從前浪費，便叫馮義去請他來，劃一宗小產業與他，以當加絕不產之物。又念戴友泉能恤同里，遣人把銀二百兩往嘉興謝了他。然後與家眷一同起身入京。到前覆舟之處，又將百金施與寶月庵，就在庵中追薦了康三老。及到京師，又將銀二百兩酬謝馮允恭。真個知恩報恩，一些不負。至明年，朝廷有旨，追錄前番隨征陣亡官員的後人。盛俊知李效忠無子，就將小舅馮延哥姓了外祖的姓，叫做李馮延，報名兵部一體題請，奉旨准襲父爵。馮樂善便也做了封翁，稱了太爺。後來盛、馮兩家子孫繁衍。可見好人自有福報，惡人枉使欺心。奉勸世人切莫以富欺貧，以貴欺賤。古人云：『一富一貧，乃見交情；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！』

故這段話文，名之曰《正交情》。